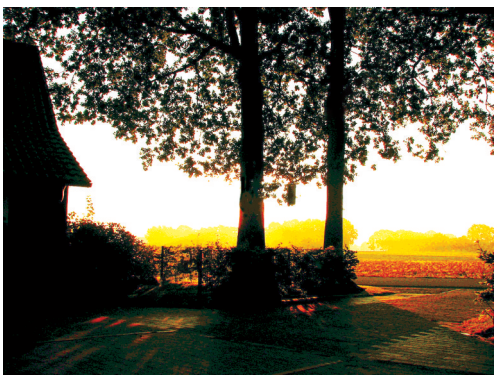


# 厂房旁的那两棵树



文 | 冯慧峰

最近,突然喜欢上了厂区的树。

那些树,就这样站着,一直站在厂区的道路两边,至今已站了20多年。在吸收了不知多少天地精华之后,这些树已长得像模像样——每一棵树都肆无忌惮地扩张着,彼此枝叶交错。

每次下雨,雨点会在树叶上荡几个秋千,才能抵达地面。每个艳阳天,阳光洒在层层叠叠的树叶上。风吹过,阳光就成了形状的造型师,于是地面上有了各种独特的光斑。仿佛,阳光和树是两位伟大的魔术师,在手掌翻覆之间,在树荫下制造了奇妙的幻觉。

20年来,这些树见证了矿区的发展,像一队士兵,顶着烈日和风雨站在道路两边,挺直了身体,一动不动。风吹动的,只有叶子和影子。

每一次,风吹过,树会发出不同于厂区机器轰鸣的声响。这些声响,不是没有生气的机器转动产生的轰鸣声,而是充满生命质感的、原始的声响。我仔细听,这声音婉转而嘹亮,在叶子与叶子之间穿过,声音的穿透力越来越大,树枝向上伸展的欲望貌似越来越强烈。对一个充满了机器轰鸣声的厂区而言,这生机勃勃的声音太重要了。

每次,闲来无事,我就会绕着近旁的树走一圈儿。有两棵树与别的树不同,它们远离道路,立在厂房旁边。高大的厂房,挡住了阳光,它们几乎一直站在阴影里,但这并不影响它们茁壮成长。

我走近那两棵树,几只斑鸠悠闲地在屋顶散步,听到我的脚步声,它们轻轻地拍打着翅膀飞到树叶当中。这样的场景,我太熟悉了。20年了,一样的青草地,一样的树,一样的天空,虽然青春年少早已与我拉开了距离,但厂区里那熟悉的场景始终没有改变。

这两棵厂区里的树,是师傅当年栽种的。记得当时现场整治时,师傅就特别有远见:“将来你们看到这两棵我种的树,一定会想起我!”如今,师傅已经不在。果然,每次再看到这两棵树,我总觉得它们与我有着某种特殊的联系。我从不刻意地了解它们每一天的生长情况,但内心深处一直给它们留着重要的位置。

每次心情不好时,我路过厂区,看到那两棵树,阳光就射进了我的心,暖暖的。



太钢第四届“钢花杯”职工文化艺术节  
——原创文学大赛作品选登  
(2017.06—2017.08)

“一个人只有在旅行时,才听得到自己的声音。它会告诉你,这世界比想象中的宽阔。”怀着对大西北由来已久的崇拜、敬仰,踏上了探访的旅程,重点探访了中华文化溯源地——贺兰山岩画。“岁月失语,惟石能言。”距银川市56公里的贺兰山岩画遗址公园,是贺兰山岩画的聚集地、代表地,是远古先民在岩石上遗留下来的伟大艺术瑰宝。贺兰山自古以来就是匈奴、鲜卑、党项等少数民族繁衍生息的地方,岩画是他们留下的历史画卷。这里分布着近6000幅岩画,记录了史前人类在3000年至10000年前狩猎、祭祀、征战、娱舞等生活场景。它揭示了原始部落自然崇拜、生殖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的文化内涵,是研究中国人类文化史、宗教史、原始艺术史和古人类历史的文化宝库。贺兰山岩画以时间跨度大、文化内涵深厚、表现形式丰富、分布集中而蜚声国内外,堪称古代象征和原始生命情调随意结合的典范。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位于宁、蒙交界的贺兰山因岳飞的《满江红》而

## 行走山水间

——探秘贺兰山岩画



文 | 任瑞俊

誉满天下。站在贺兰山下,心中默读此词,意味隽永,这里是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交融的贺兰山,这里是大漠戈壁与塞上江南交汇的贺兰山。1991年和2000年,国际岩画委员会先后在这里召开年会,并将“太阳神”岩画作为会标,2014年被确定为国际岩画峰会永久会址。2006年被列入首批国家自然与文化双遗产预备名录。这里山势峥嵘险峻、伟岸雄浑、怪石嶙峋,清泉长流,鹏鸟展翅滑翔,岩羊蹦跳自如,有充满传奇故事的鹰嘴崖、卧驼岭、古琴台、八神洞等天然美景。置身其间,我们不仅能领略贺兰山的雄伟,大自然的秀美,古岩画的神秘,而且会陶醉于古遗址原始、厚重的文化氛围中,发思古之悠情。

偶入贺兰山泪流满面,披星戴月痴迷满山岩画。当韩美林跋山涉水初次踏足宁夏,便被古老神秘的贺兰山岩画深深震撼。面对题材广泛,变化多端的古岩画,他突然感觉,走了半辈子,终于找到了艺术的家,激动得泪流满面。千年风沙吹过,贺兰山的雄浑与苍古化为岩画,成为先民曾经存在的见证与痕迹。他如痴如醉沉浸在岩画无穷无尽的魅力中,时而驻足思考,时而穿越时空与远古对话,时而记

录描摹。韩美林像一个“疯子”穿梭在满山岩画间,披星戴月,风餐露宿……简练苍劲的岩画,粗犷的线条彰显着最原始的独特魅力。正是这种原始的魅力,吸引着韩美林七进贺兰山再续前缘。20多年间多次跨过旷野、穿越沙漠,忍受病痛、历经险阻来到贺兰山,去跟他的岩画赴约。

贺兰山岩画的镇山宝,也是世界岩画史上的经典作,是“太阳神”。这幅岩画刻画很深,保存完好,画面清晰。画中的太阳神,圆形面部,重环双眼,细长睫毛,双腮突起,头部有放射形线条,代表着太阳的光芒。整个画面庄重威严。我的惊叹就来自那两只圆睁着的大眼睛,那圆环大眼,炯炯有神,仿佛凝视着流逝的时光,又仿佛紧盯着对它顶礼膜拜的子孙。闭上眼睛,想象一下,每当东方晨曦初露,太阳喷薄欲出时,先民们扶老携幼,齐刷刷地在这块岩画前跪倒拜叩,那是一个何等壮观之景。

岩画大多散落在露天崖壁上,那些画卷犹如“米诺斯迷宫”,给我留下了无尽遐想,仿佛进入远古雕刻艺术画廊。岩画构图奇特、形象怪诞、简单抽象、栩栩如生。每幅画背后似乎都有别样的故事,徜徉其间,总能让人忘却时光。触摸斑驳的岩石,历史的岁月恍如在面前异彩纷呈……在这雄浑的山坳内,在这条曾经水草丰腴的山沟里,三五猎人,正在悄悄地靠近一群低头吃草的麋鹿。孩子们在溪水里嬉戏,妇女们已生起了火,架上了烤肉,炊烟沿着陡峭的山壁一直蜿蜒上飘。艺人们手拿简陋工具,商讨着,坐在沟崖上那些光滑的石头上敲凿着……他们刻凿着生活场景、生存欲望,在刻凿中寄托理想,在理想中展示精神,宣泄着生命不竭的激情,萌生着生命不朽的意识。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苍山不语,岩画有声,时光是一条无始无终,奔流不息的长河,在这条长河中,有多少人去了,又有多少人来了,在这匆匆奔流的时光里,我们能留下点什么,又该留下点什么……不知不觉,走出沟口已经好远,耳边似乎还传来“叮咚”声,那是先民们在岩石上的凿刻声,还是沟底流淌千年的不竭水声?

贺兰山岩画迎着太阳光,枕着大地的肩膀,在时间流逝的声音中表证着悲喜欢笑,再现着单调而真实的生存方式。贺兰山人把自己的信仰、欲望、悲伤等心理表现用粗笨的工具写在岩石上的历史性遗存,它向我们展示了一种远古的文化意蕴和原始的生存状况。在一个纯粹的大自然里,人类是最容易产生一种永恒的千秋万代永不褪色的理想。贺兰山人把对生命的理解和生活的体验刻印在这里。他们寄情于山水间,牵动于性情中,凝聚于咫尺之内,游离于八荒之外。

走在山谷、山峰错杂的小径,远处是浩如烟海的荒原,头顶是断崖绝壁上的远古密码。这些刻凿在花岗岩、玄武岩上的美丽图案在日复一日的迎来送往中向人们传递着远古文明的曙光。站在这些写在巨石上的不朽画卷面前,无不使人想到个人的渺小、自然的博大。他们在原始的艰难岁月中打发着无奈的时光,他们在自然的演化中提炼着心中最真的信仰,他们在短暂的生命中续写着美丽的永恒。他们就这样,靠代代人的意志、努力,在混沌弥布的原生态世界里构筑着人类最早的家园,也构筑着关于天地自然和生命永恒的思想体系。

贺兰山已掩映在苍茫暮色中,星星开始眨巴着水样的光芒。块块岩石奋力伸展着,似乎要往上再伸出些,它们与日月同辉、与大地为伴、还能与万物私语。

美丽的岩画,坚韧如钢的大西北精神,沉淀的璀璨文明与智慧,雄浑神秘的历史韵味,真不想说再见。云雾在峡谷中流连,我在峡谷中游荡,不尽遐思,眷恋无限。

## 溜达溜达

——听了一部  
话剧后的随想

(外一首)



文 | 王娟

五月的风  
带雁南飞  
雨用了恰当的借口  
如影随形

这里的天  
碧空下孤帆远影  
我用足了余光  
尽收眼底

满阶的青苔  
牵绊了你的牵绊  
俯身系紧松动的世俗  
心满意足

风景如画前  
双臂交叉  
些许的慌张难掩肋骨缺失  
捂着,镜头里没人发现

## 愁云与我无关



云终于兜不住  
漫天愁云  
诉说  
不分长幼  
都必须倾听  
窃喜  
一把白色的透明伞  
看清  
从天而降的心事  
多么幸运  
我看到的雨滴  
晶莹剔透  
我故意步态轻盈  
假想回到少年  
努力想象  
擦肩而过的是不是相识  
雨,不分轻重  
在伞上跳跃成回忆  
街口  
那人在回眸  
也许  
那就是你老了的样子  
雨啊  
不是我的愁  
我只是借雨  
炫耀一下我的透明伞